

世纪经典

清风吹散万般愁

QINGFENGCHUISANWANBANCHOU

刘辉 尚晓娟 李硕 选编

散文



延边人民出版社

清风吹散万般愁

QINGFENGCHUISANWANBANCHO

刘辉 尚晓娟 李硕 选编

世纪 经典散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纪经典散文. 清风吹散万般愁 / 刘辉, 尚晓娟, 李硕选编. 延边人民出版社, 2006. 9

ISBN 7 - 80698 - 375 - 9

I. 世… II. ①刘…②尚…③李… III. ①散文 - 作品集 - 现代②小说 - 作品集 - 当代 IV. 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44168 号

世纪经典散文

清风吹散万般愁

刘辉 尚晓娟 李硕 选编

出版发行 延边人民出版社

印刷装订 河南新华印刷厂

总策划 王春晓

责任编辑 崔承范

主 编 王海艳

封面设计 刘 阳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7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80698 - 375 - 9 / I·41

定价:357.60 元



经典散文

SHIJINGDIANSANWEN



当你拿到这套《世纪经典散文》时，
会感到拥有一部跨越整个世纪，值得
长期保存的高品位散文选本已不是奢
望。

本套丛书由多年来从事散文创作
和散文研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三位学
者编选。他们曾编选过多种颇具影响
的散文选本，并且在散文创作中深得散
文三昧。

丛书用无数条金线将中国散文的
经纬贯穿起来，永恒的主题在时间长
河中尽显其魅力。

种下成熟的种子，但愿它能随清风
而至，在读者的心田生根、开花、结果，
于是，你我的心间将芬芳四溢。



序 言

从上个世纪初期开始的中国散文创作历程，在整部中国散文史上无疑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它于形式和内容方面，都艰苦卓绝地展开过一场重大的革新。当告别了长期运用文言写作的那一部历史之后，白话散文获得了健康和全面的发展，出现了一批又一批卓越的作品。这样的书写方法肯定可以使得极大多数的民众更容易接受文化的熏陶，尤为重要是它所追求的人性解放与现代民主的精神。始终在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向前迈进的步伐。

整部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是在艰辛困顿与曲折多变中前进的。它交织着多少辉煌和灾难，凝结着几何欢乐与痛楚。已经发表和出版的许多写得比较成功的散文作品，都鲜明和生动地描绘出了这个时代中的社会场景、人生踪迹，以及他们灵魂深处的种种波澜。阅读一些这样的篇章，肯定是能够增加见识，开阔视野更为细腻地理解人们心理的动因，从而很有益于升华自己思想的层次与精神的境界。

散文是一种充满了主观意识的文体，在描摹社会人寰和自然环境的时候，总是侧重于诉说自己对于这客观世界的印象、体验和感悟，这样就十分容易打开自己心灵的窗户，跟许多读者朋友进行诚恳与亲切的对话，因此也必然会洋溢出真挚、灼热、浓郁和深沉的感情来。当作者以此种纯真的情愫，去面对和投入生活的激流时，又必然会在不断的碰撞与融汇之间，产生出纷纭的哲思来。将这样由人生的海洋里升腾出来的情感与哲理，通过优美的文字抒写成章，像如此丰富繁复和文采斐然的社会史与心灵史，自然就很容易引起大家的关注和喜爱了。

我们编纂成的这套丛书，分为十二本，选录多篇散文作品，提供给各



行各业中间喜爱阅读此种文体的年轻朋友们,可以很方便地进行浏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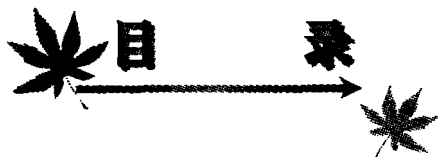
任何人都是在通过广泛的阅读和思索的过程,才有可能更好地提高自己的水准,形成渊博的知识、深厚的思想和出色的审美涵养。这样就会对于浏览过的任何作品,在经过认真的揣摩与剖析之后,都能够作出适当的判断来,准确地指出它成功或不足的地方。如果将自己这些珍贵的意见,通过若干不同的渠道,充分地反馈给当今许多撰写散文的作家,引起他们在深入的思考之后,能够更好地进行挥洒,这样就肯定会促进散文创作在二十一世纪的迅速迈进和重大丰收。正像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提倡接受美学的德国学者尧斯所说的那样。“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没有其接受者的积极参与是不可思议的”(《作为向文学科学挑战的文学史》)。

如果有更多的读者朋友,除开乐于对阅读过的作品,进行认真的论证和批评之外,还渴望着自己也能够从容与欢快地去撰写散文的话,那么就一定要花费更多的精力,更为细致地去阅读与钻研人类历史上的许多佳作。汉代学者桓谭在《新论·道赋》中,引用过经常与他相聚论学的扬雄的一句名言,说是“能诵千赋则善赋”。像这种对于自己人生经验的概括,真是具有普遍规律的涵义。如果想要从事某种文体的写作,确乎就必需用心地去阅读与揣摩前人在这方面的许多佳作,不通过这样刻苦的学习与借鉴的过程,那是无法跨出自己最初的步伐的,当然也就谈不上进行创新和超越前人了。

说到阅读有关散文文本的这个话题,二十世纪以来的不少佳篇,自然又是应该作为起步的一项工作,从这儿再上溯和扩展开去,通过不懈的阅读与思索的过程,极大地提高了自己审美的水准和境界之后,然后再去努力地撰写散文的话,一定会促使二十一世纪散文创作的前景,变得更为开阔和美好起来。

希望有更多的年轻朋友,都来阅读许多优秀的散文篇章,这是多么欢愉地陶冶自己情操的一种过程!

—— 林 非



清风吹散万般愁 / 康启昌	1
阳光容器 / 周涛	11
捉不住的鼯鼠 / 周涛	14
此岸彼岸 / 张燕玲	19
飘逝的绝唱(节选) / 李存葆	29
南街与时间 / 黑陶	50
想念地坛 / 史铁生	55
今夜,我是你的新娘 / 叶梦	60
布拉格 / 余秋雨	63
不需注释的生命 / 祝勇	73
清洁的精神 / 张承志	76
思维的乐趣 / 王小波	89
我眼睛的花园 / 红杏	100
感恩 / 文玉芳	106
蓝色的毋忘我花 / 竹林	108
天使的翅膀 / 卞毓方	115
敬重病痛 / 余杰	118
马戏与杂技 / 周晓枫	121
王仁先 / 刘亚洲	133
善待苦难 / 章剑和	138
精神不倒 / 包利民	140
改变人生的一句话 / 汪继峰	142
教养的证据 / 毕淑敏	148

人生得与失 / 陈屹	152
请多读书 / 游宇明	154
假如死神突然降临 / 王翔浅	156
举手投足之间 / 苏小蝉	158
大声地生活 / 林夕	160
秦腔 / 贾平凹	163
再选你的父母 / 毕淑敏	171
万泉河雨季 / 韩少功	174
至爱无言 / 朱继红	189
我父亲的逻辑 / 鲍鹏山	193
给儿子的一封信 / 刘建成	197
渴望苦难 / 马丽华	199
要不要叫醒她 / 张曼娟	205
寻人启事 / 张晓风	208
关于家务 / 王安忆	211
生日 / 刘齐	215

清风吹散万般愁

——康启昌

妈妈今年九十九。虽说身体不是倍儿棒，但头脑清晰、腿脚灵活。穿衣吃饭，梳头洗脸都能自理。有时乘我监护不严，还能自己浆洗枕套、缝补衣衫。她用纯棉白布缝制的光绪年间穿用的短筒袜子，做工粗劣，样式怪异，但她说，穿在脚上不“咬人”，不长脚气。

她是一位“新闻人物”。不论到哪，身边总有几位“记者”即兴采访。那年夏天，我因刚刚失去了旅伴，闷在家中，心情很是抑郁。省作协来电话，让我去北戴河创作之家疗养。妈妈也可与我同去。我们住进那座满院芬芳的海滨小院，不到半日，她就跟大家混熟了。门卫、厨师、花匠、服务员、清扫工都跟她亲亲热热。葛雯大姐（田间夫人）当天就同妈妈结为忘年之交。内蒙古出版社蒙古族的女编审乌云直呼我妈为“妈妈”，搂着妈妈照相。大家喜欢她，愿意听她胡侃神聊，向她讨要长寿秘诀。她可不像那些高人雅士文质彬彬三缄其口。她胸无城府、口无遮拦、交浅言深、有问必答。“那当然是有秘诀的了！”她习惯地竖起拇指，习惯地使用夸张的修辞。话匣子一打开，如酒逢知己，滔滔汨汨，信口开河。大家听得在理，便拍手叫好，觉得荒唐离谱，便讪然而笑。千金难买众人

笑，笑一笑十年少。大家喊她老寿星、老笑星。有人说：“心情欢畅是人的生命所在，快乐能使人延年益寿”。那么，妈妈的长寿秘诀，一定是天天快乐了？其实不是。人生乃患难与欢乐的二重组合，她怎么可能总是笑口常开？在她经历的近百年的人生旅途上，她一半儿欢喜一半儿忧，一半儿坎坷一半儿平。你如问她，她会像讲述别人的故事讲出一大堆她的不幸与灾难。她对自己涔涔苦难的述说如数家珍，仿佛展示财富。与其说，她是借机发泄心中积贮的愤懑，不如说，她是张扬生命的凯旋。

十四个月时，她发烧、抽疯。人还没断气，就被她妈妈我姥姥扔到东山坡上了。“为什么？”我小时候听到这骇人听闻的故事感到实在不可理喻。妈妈却不以为然。原来妈妈的长兄，也就是姥姥的长子二十岁那年，仅剩三天就要娶媳妇了，却突发脑膜炎，暴亡。一个身高六尺的大儿子，说没就没了，十四个月的丫头片子算什么！“扔了！”幸亏家中那八条大狗轮流守护，这个抽疯的孩子才侥幸地活了过来。

妈妈二十岁嫁到康家。六年内生了两儿一女。全都在牙牙学语之时发烧、抽疯、夭折。三个可爱的儿女啊，来去匆匆，妈妈的心撕成几瓣？

令妈妈最感头痛的是她结婚的第八年，她的丈夫从外埠带回来一名小妾。一个槽子拴不了两头叫驴，一条炕上却要睡两个女人。那个女人也许是心甘情愿的，而我的妈妈却要泰然面对。她不敢妒嫉，在那一夫多妻的时代，舆论中心是：“好男占九妻”。如果因为妒嫉“好男”而与丈夫吵架，无异于挑战全社会，敢冒全民族之大不韪，全家人都会对你嗤之以鼻，唾沫星子也可以把你淹死。人格结构中的超我体现着社会道德的要求。而道德则是抑制性本能的最好武器。妈妈眼睁睁地看着

丈夫被人分走了一半，只能顾影自怜，自哀自叹。把我生下来，一滴奶水也没有。爸爸赋闲在家，说没钱给女儿买糕干粉、白糖，却给小妾买回一大堆化妆品：桂花油、蛤蚧粉、雪花膏……妈妈的忍耐受到了极限的考验，生存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她发出救亡的吼声：要白糖！要糕干粉！她把小妾的花露水打翻在地满屋流香，却被爸爸的皮靴踹得头破血流。一块嘴形的伤疤至今留在她九十九岁的头顶上。而爸爸也因为游手好闲，被祖父逐出家门，连同他的小妾。

守着一个没有奶吃没有爸爸呵护的女儿，妈妈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贫困而寂寞、尴尬而无助。祖父打跑了儿子，对儿媳没好脸，祖母因为儿子被逐则迁怒于儿媳。眼看进了腊月门，祖母听说儿子流落乡间，连点灯的油钱都没有，更是心烦气恼。先是大骂母亲是丧门星，后是公开驱逐：“你丈夫不要你了，你还留在这守谁？”天寒地冻，她去哪？回娘家？娘家八十多口人，每年春天都要借粮度荒。每年都有七八位出嫁的姑娘回娘家讨吃。那种乞丐不如的日子，她不能选择。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她是康家用花红小轿抬来的，她死是康家的鬼。死吧？死并不难，上吊的绳子、抹脖子的刀，随时都可以找到。她的堂姐便是因为受不了婆婆的虐待而喝卤水自尽的。妈妈决定抱着女儿投井。她把女儿用褥子裹好，迎着呼啸的北风奔上井台。出门的时候，竟无一人阻拦。忽然，干巴猫似的小女儿叫了一声“讷讷”（满族人管妈妈叫讷讷）。天哪，她险些做了蠢事！多大的冤屈，多大的耻辱可以抵住女儿这一声娇滴滴的呼唤？她抱紧了女儿，赶紧离开井台，她怕井里的屈死鬼拉她下水。当生命失去恩宠的时候，她学会了自珍自爱。

那年春节，祖母托人捎信，把儿子叫了回来。可是不到半



年，我那不负责任的父亲又一次不辞而别。他把妻女丢给了家中的父母；她把小妾丢给了乡下的表兄；把一个不知男女的小生命丢在我妈妈的腹中。他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一去就是十二年。

王三姐苦守寒窑十八载，苏武牧羊北海边。她讲述那段日子时，爱打比方。人人都说黄连苦，她比黄连苦三分。她的痛苦因无处倾诉而更加不堪，她的厄运因无法回避而更加沉重。她不是哲人，严峻的生存现实，并不会使她产生关于希望与绝望，苦难与救赎的追问。她的信仰几乎全是盲目的一厢情愿。十四个月的她，会抓住一线生机挺住；三十岁的她，应该学会坚韧，学会忍耐。她不认识忍字是心字头上的一把刀，她听说过忍为高和为贵的格言。她不能像蜜蜂那样把整个生命都搭上与对手一搏。她相信车到山前必有路，她不相信老天爷能饿死瞎眼母鸡，更不相信苦难的永恒。她善于忍耐，习惯于等待。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有苗不愁长，时间可以改变一切。一粒轻薄的树种可以长成参天大树，她那一双孱弱的儿女也一定能长大成人。她迷信世上所有的生灵。她向胡仙太爷许愿，向佛相如来求情，最后她信仰上帝耶和華。她向上帝倾诉痛苦，向上帝祈求安宁。劳作一天，最后油尽灯残，她跪向东窗，口中念念有词：“我们在天上的父……”秋虫唧唧，秋空万里，“玉槽摇开干顷浪，清风吹散万般愁”，她这位不会吟诗的人居然沿着诗人的幻想找到了豁达。她用辛苦劳作巩固了自己的奴隶地位；也因儿子的成活而得到了祖父祖母对儿媳的认可。她的小女儿三岁就会给妈妈捶腿，是妈妈的开心果、解语花、忘忧草，儿子不到三岁就向妈妈立誓：“我长大养活你！”“你靠什么养活？”“放牛！”这位六十年后的博士生导师六十年前的宏愿并不是鸿鹄高举而是燕雀低飞。没有哭过长

夜的人不足以语人生。妈妈哭过长夜，妈妈最有资格解读人生。尽管她的胡侃神聊有时悖逆圣人真言。

妈妈的好日子是从我参加工作那年开始的。她让我感谢上帝的恩赐。我说：“翻身全靠共产党，幸福不忘毛主席。”她说，毛主席共产党也是主保佑的。

车站练习生的工资很少很少，但在我和妈妈心中却是很多很多。当我把几张面额很小的钞票塞到妈妈手中的时候，妈妈的手痉挛了一下。半天才说：“千年的铁树开花了！”那段艰苦的路程以一千年的漫长考验了妈妈的耐性。一千年的等待没有落空，它给妈妈的记忆打上了甜蜜的烙印。与此同时，爸爸也找到一份工作，工资当然比我高。但他的钱永远不够花。我发现我给妈妈的钱全都落到了他的腰包。我有上当受骗的感觉，我讽刺妈妈说，妈妈，原来你竟是一位运输大队长！她不知道，我把她比作了蒋介石，反而谆谆教诲我：“对你爸好一点，下个月开饷，你把钱全都给他。”“不！一千个不！”刚满十七岁一向听话的小女儿如今满脑子斗争哲学，而且“一阔脸就变”，任妈妈说破嘴皮子也不肯交出财权。我不明白，甚至瞧不起妈妈那副奴才相。妇女都翻身解放了，她仍然“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我想，我大小也是一个革命者，我应该呐喊，我要唤醒已被打碎的铁屋子里沉睡的母亲。我要让她学会维护尊重自己的人权。她不听，反而用基督教义和孔孟之道教导我：“兴他不仁，不兴咱不义。上帝教咱们和平、亲善。”“上帝还教你：别人打你左脸，你赶紧把右脸也递过去！”我于是给她讲高尔基的《母亲》，讲中央领导刘澜波带着土改工作队把自己家给分了。“那可不好，革命不能六亲不认哪！”“当年，他们得势之时认识我们吗？我看你是好了疮疤忘了疼。我不说了，你总是向着他，我不跟你好了”。妈妈慌



了：“别这样，你是妈妈的心肝宝贝，我怎能不向着你？我不是怕人笑话吗？”原来她在维护君臣父子的传统纲常。我从这一位目不识丁的文盲妇女的行为规范上看到了儒家文化的强韧与深远。但秋瑾不服，我也不服；先行者不怕，我也不怕。我不怕人笑我忤逆，更不怕那些腐儒指责我没有人性。我要砸碎束缚在祥林嫂身上的所有特权。我是《娜拉》的崇拜者，我痛恨孔丘的惟一理由便是他的“惟小人与女子为难养也。”我要让平静的湖水重新泛起波澜，隆重祭奠鸣凤的冤魂，我要让新时代的“雷雨”驱散四凤头上的阴霾。我用我干巴猫似的小嗓门教给站区女工、家属高唱《妇女解放歌》：“冰河在春天里解冻，万物在春天里复生。全世界被压迫的妇女，在三八喊出了自由的吼声。从此，我们永远砸碎毁人的牢笼……”可惜牢笼已经打开，母亲们却不会自由行走。那年春天，我的二十口人的大家族解散。我们的小家庭五口人：祖母、父亲一伙是右派，保守主义者，我和弟弟一伙是左派，理想主义者。我们的新生的理想主义，以崭新的观念、雄壮的对阵，无可辩驳的言词在腐朽的保守主义面前展示了不可战胜的重量级的攻击力。妈妈是中间派、骑墙派、和事佬、老好人，但常常是猪八戒照镜子两面不是人。

其实妈妈并不是弱者。只是她更同情弱者。我说：“咱们要同这位历史问题严重的人划清界限。当年咱们没有借他好光，如今咱们也不替他背黑锅。”妈说：“怎么划，他是你亲爹。早年，他跑屁头，不着家；现在不是回来了吗？小老婆也走了。咱不收留他，叫他上哪？公修公得，婆修婆得，自己修自己得。不修今生，还修来世呢！”“闹半天，你还是一位佛教徒！你没见，北头上灵庙都叫八路军拆了？”妈妈不再言语，但我行我素，照样把我寄给她的钱如数上交给“领导”。她心

安理得地保留一个劳动自由权。家里家外所有体力劳动，她都乐而为之。上街买粮，几斤大米、几斤苞米面，爸在家中精打细算。拿去多少整钱，找回多少零钱，分厘不差。但是后园种什么品种的土豆白菜，前院栽什么花草果木，爸爸从来不问。土豆吃不了，要卖；樱桃熟了，怎样处理。这类事情，他老人家就不能再袖手旁观了。我又把爸爸比作了蒋介石，说他抗战时期躲到峨嵋山上；抗战胜利了，他下山摘桃。爸爸笑说，你妈不是不会算账吗？妈妈呀，你那么聪明，这点小账都算不开，能怪爸爸吗？户口本上的户主是你康马氏，你其实顶多是四把手。让你翻身，你翻不过来，奈何；给你人权，你不会用。奈何！我从此不管。

在我不管不问的时候，妈妈的日子过得也挺平和。爸爸见妈妈养鸡获利，他也养鸡。妈妈养的是九斤黄、大芦花；爸爸养莱克亨。张飞卖刺猬，武大郎售棉花，个性鲜明。莱克亨吃生白菜馅拌苞米面，掺碎碗碴儿，九斤黄吃的是家中的剩饭剩菜、苞面饼子豆腐渣。莱克亨高产，每月每只鸡下二十九个蛋，不足二十九只蛋者，杀。九斤黄每只鸡每月只产十几个蛋，但它的蛋大，每只重达三两。有一次一只两年生的大母鸡下了一个鹅蛋似的双黄蛋。公社送到县里展览，城里的人都知道老康太太的鸡蛋见到县委会了。莱克亨生得俊俏，模特似的高腿长脖，下雨的时候，赶紧躲到屋檐下单腿靠墙独立，九斤黄憨态可掬，体重十斤却能跳上晾衣裳的钢丝绳。山雨欲来，风吹绳摆，它在绳上悠悠荡荡，杂技演员似的自如。它体重毛丰，眼上的绒毛半垂半掩，腿上的长毛盖过脚面，幽默、洒脱。妈妈廉价买来的小病猪，吃了两回土霉素就康复。妈妈到城北山沟里捋杏树叶子喂它，它猪大自肥。妈妈种的芸豆，品种奇特，品名也怪：“姑娘大挽袖”，“喜鹊白瞪眼”，“关公



要大刀”。妈妈养啥啥壮，种啥啥长。夏天，早晨四点日头没冒红就起炕，晚上一直忙到八点星星点灯。从来不说乏累，她的语汇里没有“疲倦”二字。我从没见过第二个像她这样爱干活的人。“活着就是干活，不干活，活着有什么意思？”这是她的口头禅。她不理解祖母一坐一头晌，一躺一下午的滋味；也不明白爸爸整天捧着大书本子的乐趣。她劳动有瘾，不劳动，大概就像大烟鬼犯了鸦片瘾，浑身骨头节都难受。当她劳动的时候，她是一支短笛吗？她从心中吹出欢乐的音乐！当她面朝黄土的时候，她感受到造物主的幸福吗？她从大地汲取了生命的活力。她是渔者，钓鱼的喜悦，远胜吃鱼的快乐；看见果树开花，比吃果子还甜。她在劳动中体验到了生命的律动、爱的真谛。她是劳动模范，她的荣誉应不亚于全国劳模。

妈妈干到六十岁也不退休。爸爸死后，我把她接到沈阳。她荣任我家的保姆、厨师、采购员、清洁工、“不管部”部长。所有家务统由她管。她像王熙凤整治宁国府一样大包大揽。每月收支结余，全由她“一支笔”裁定。我们办不到的事，她都能办。有一次，我家乔迁。一大堆衣物杂品，没有包装箱子。我正愁何处去买。她二话不说，噔噔下楼，不到五分钟。连人带箱全来了。原来妈妈认识的这人是收购废品的。老伴养的精品达木兰到了配偶的年龄，找不到门当户对的花粉，妈妈说，好办！她去了一趟“八一”公园花市，找花粉如探囊取物。妈妈呀，我们实在低估了您的才能。如果您生在战国时期的魏国，不用窃符也可以救赵。她的朋友全是侯赢之辈。胡同口有位老太太蹲在道边叫卖热带鱼。我想选两条给妈妈观赏。老太太却认识我：“是老马太太的女儿，拿两条玩去！”

老娘干到八十岁才肯退居二线。至今仍不肯放权。有一天，她不在家，我把她床底下的废报纸、易拉罐、旧鞋烂袜子

给卖破烂了。她回来了，脸色很不好看。对我女儿说：“你妈妈现在不把我放在眼里！这么大的事情，也不跟我商量。”女儿爱跟姥姥耍贫：“你现在不代表政府，也不代表人大，连政协也不是。我妈是咱家的党代表，我们都要团结在党的周围。”“我是啥呀？”妈妈没听明白。“啥也不是！”她把眼睛一瞪：“那我也是破烂？把我也卖了？”我见她动真格生气了，赶紧道歉，并采取经济补偿：“卖破烂得到现金三十元，我给你三百元如何？”有钱能使鬼推磨，妈妈也不是见钱就来气的人。但她说，我不是为了钱……女儿忙问：“那你为了啥？”她说不出来。我的老伴——离休干部明白她的心理：“她是参政意识太强。”老伴开导我，“你没见我们这些老干部吗？天天听新闻，天天看报纸。足球的事倒不大在意，中国大使馆怎回事？问问中央，美国佬还敢欺咱们吗？”妈妈当然不管全人类解放之大计。她不关心车臣、伊拉克，也不想知道萨达姆是谁。她只希望她亲手营造的小康之家不要丢了传统。看来“权力”二字真是一个诱惑力极强的东西。一位没有任何权力欲望的人一旦掌过权，享受过掌权人的优越条件，她就无法放弃。我妈妈如果当上了县令，肯定不能归去来兮。不，不要说是县长，就是生产队长那样的权力，她也会抓住不放的。

前年，我和弟弟在沈阳回龙岗给她买了一块墓地。因为她不愿意回归康家祖坟。因为康家祖坟里埋葬的人都曾在她头上作威作福。她喜欢回龙岗地势高爽，空气清新。我们问，是否要将爸爸的骨灰运来与你同住。她说，兴他不仁，不兴咱不义。咱把他一个人扔在凤城北山，叫人笑话。那就把他接过来吧！“叫他在西边，我在东边。”

我和弟弟面面相觑，大吃一惊。我们的从来不与父亲争高论低的母亲，如今也成了女权主义者。她大破男左女右，男东